

我们为什么同意中外合拍《三毛》◆张融融



三毛没有“出国留学”

三毛形象是由我父亲张乐平创作的,我们兄弟姐妹是三毛知识产权的继承人。一年多以前,我们与比利时一家电影公司签订了一个授权拍摄《三毛》电影的合同,除规定必须用真人扮演(非动画片)、根据漫画原著《三毛流浪记》改编以外,还作了一些特别的规定,以保证三毛形象不被损害。例如合同规定,电影“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并不对作品(按:即原著《三毛流浪记》)及三毛产生负面影响”,“被许可方(按:即外方)不得以三毛或三毛形象注册商标”等。

与外方的合同中还规定,“被许可方可以在许可作品的制作和发行的框架内自由选择其合作伙伴,但其中一方必须为中国合作方”,从而保证了电影必须是中外合拍片。正在筹拍的这部电影,故事发生在旧社会的上海,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三毛并没有“出国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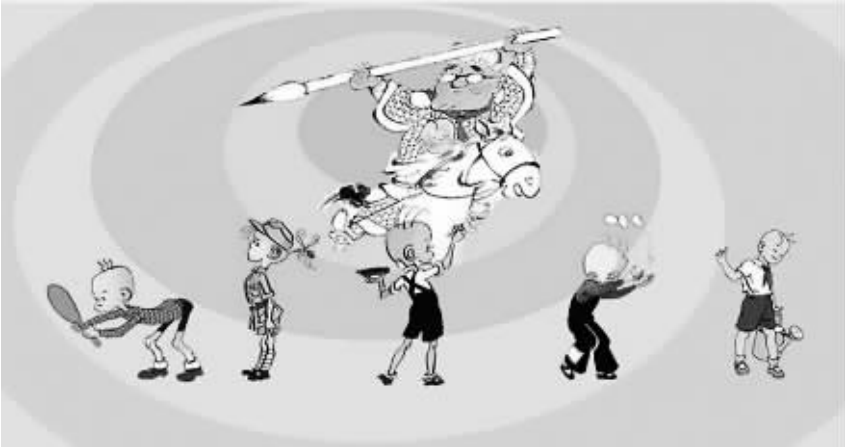
该合同明确规定,“三毛及三毛形象的知识产权始终归许可方独家所有”。以前有一些传闻,称以后的三毛将“哈韩”,或三毛将成为憨豆先生那样的人物逗大人玩。其实三毛就是三毛,其独特的性格特点是不会改变的。如果真是损害了三毛形象,不要说我们(即许可方)决不会同意,作为参加合拍的中方也不会答应。譬如,电影剧本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三毛从河中救起了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国小孩,为了报答三毛,这小孩的父母就把三毛领到自己家里供他吃住,但没过几天,三毛就因为这家外国人对他的不公平而愤然离开。这个故事参考了我父亲的《三毛流浪记》,只是将救起的中国小孩改成了外国小孩,三毛的性格并没有改变。

经典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出任中外合拍片的顾问。王龙基和我们家人一起,曾经用几个月的时间与外方沟通,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外方编导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中国人的感情来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

同意授权中外合拍

十余年以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香港地区都有业内人士曾经表示了拍摄三毛动画片和影视剧的兴趣,包括几位“国际重量级”的大导演。

十余年前,我们就已决定,拍摄三毛动画片和影视剧,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内地的力量。我们把首次拍摄三毛动画大片的权利交给了



● 乐平老将军

方成于1983年春



● 未署名图选自张乐平原创的《三毛流浪记》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我们也把首次拍摄由真人扮演三毛的影视剧的权利先后交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和安徽电影制片厂。转让版权,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国籍。

2005年,在三毛形象诞生70周年这一年,比利时友人找上门来。他们在国外影视节上看到了由王龙基主演的电影《三毛流浪记》,他们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这部电影曾经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引人注目,随后在法国巴黎6家影院连映60天,后来两家影院又加映了一个月的辉煌场面。后来询问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华人,大部分被询问者都知道中国有个漫画人物三毛,都知道三毛在中国的影响。

比利时编导马克先生和在比利时居住的中国制片人刘滢女士找上门来时,起初我们没有表示出过多的热情。“由外国人拍摄三毛电影行不行?”“会不会引起国人的误解?”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也怕别人误解,因此谢绝了以往所有的国外友人拍摄三毛影视剧的建议。

令我们感动的是马克先生和刘滢女士办事情的认真态度和对三毛的理解、对中国的

热爱。他们认为,三毛内心充满了阳光,正直善良、自强不息、聪明机智、富有童趣,对全世界儿童甚至大人都有教育意义。

在正式签约之前,他们与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儿童基金会联系多次,表示要努力把中国电影介绍给欧洲,介绍给全世界,并希望通过拍摄电影来协助中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帮助贫困儿童。比利时政府也表示出了很大的关注,并与中国外交部有过联系。

据外方介绍,马克先生是一名有着30多年专业经验的资深制片人和导演,现任比利时艺术电影中心主席,其作品共获得55项国际大奖。其中,电影代表作《Just Friends》共获得13项国际奖项,并作为当年比利时最佳影片角逐奥斯卡。

在洽谈中,我们要求外方首选国内的合作方为上海电影集团。当时也有国内电影界人士准备拍摄三毛电影,为避免“撞车”,我们要求外方出面处理有关善后事宜,只有上述国内电影界人士明确表示放弃拍摄计划,我方才考虑与外方签约。对于这些要求,外方都同意并做到了。

国外投资方已几次上北京约见国家广电

总局电影局领导,比利时和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参加了会见。经过半年多的考虑,我们终于决定和他们签约。6月25日,合拍片《三毛》启动仪式在车墩影视基地举行,比利时菲利普王储出席了仪式。

三毛形象走向世界

今年是三毛形象诞生72周年,也是《三毛流浪记》诞生60周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代理三毛书籍版权,已与国外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将三毛漫画书推向世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本《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以满足不同层次中外读者的需要。

中央电视台即将开播新拍摄的12集动画片《三毛从军记》。同时,反映新世纪中国儿童生活的动画系列片《三毛奇遇记》《三毛历险记》《三毛旅行记》也在筹拍之中。上海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正在筹拍大型动画片《中华精英365》,由三毛讲述中华精英的故事(每集一个故事),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世界宣扬中华儿女的风采。

三毛继成都斯普电脑公司推出网络游戏“三毛欢乐派”后,由上海格锐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三毛”手机游戏正在制作中。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导游”三毛,远赴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中国年·上海周”活动,在“来自上海的问候”展览中,向俄罗斯人民介绍“上海神奇之旅”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

阳光三毛荣任2007年上海世界特殊奥运会吉祥物,三毛形象走进参赛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2岁的小三毛,至今仍拥有强盛的生命力,这是中国漫画史的奇迹。三毛所拥有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在世界漫画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我们深切希望,中国漫画的骄傲——三毛会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大明星。

三毛属于中国人民

虽然,三毛形象是由我父亲张乐平创作的,我们兄弟姐妹是三毛知识产权的继承人,但是,从广义上讲,三毛不是张家的私有财产,三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属于中国的,我们更有责任保护好三毛的知识产权。

正如《东方网》上有位评论员所说:“不管什么人,即使有权转让三毛艺术形象的版权,也千万不应该忘记三毛是中国漫画宝库中的经典,三毛形象属于全中国人民。”

我的父母亲早已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以及其他大部分三毛漫画原稿捐献给了国家。多年以来,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们家人把因三毛而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发展三毛形象和回报社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感到还远远不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说:“当读者们面临三毛‘留洋’这件事情时,会从感情上发表意见。不过,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经典名著这座价值的富矿如何在当代人手中得到持续良性的开发。”我们正在努力发展三毛形象,也很愿意接受国人的监督,同时也希望媒体能对我们给予理解。今后,三毛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对中国的电影事业也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深信,正直善良、自强不息、聪明机智、富有童趣的小三毛,一定会继续伴随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你见过先天性盲人画画吗?很多人或许都会说:“你这是大白天说梦话,盲人看不见怎么画画呢!”但我确实亲眼看见过。

2001年5月,我市残联协助接待了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客人,他的名字叫阿曼甘,是一位先天性双目失明的盲人画家。

阿曼甘先生出生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市城郊的一个贫民窟里。家中兄弟姐妹8个,很穷,从未进过学校。长大后一个偶然机会使他爱上了画画,经过无数次摸索,终于使他取得了成就。他的画已被收藏在土耳其国立艺术博物馆。

阿曼甘先生来上海的那天晚上,我们在虹桥宾馆设宴招待他。席间他从随身挎包中摸索着翻出他自己创作的、用类似我国的彩色蜡笔画就的一幅画送给市残联。我双手接过画仔仔细细一瞧,画面上是一大二三条鱼,在水里游着,水面上淡蓝色的波纹,浅棕色的鱼儿,以及水中摇曳着嫩绿的水草,好一幅春水鱼翔图。真不相信此画是出自一个先天性

盲人画家阿曼甘◆吴伯良

双目失明的盲人之手。

席间,双方交流了盲人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趁意兴甚浓,我环顾四周,就地取“材”,提出请阿曼甘先生以酒席包间墙壁上的雕刻图案为蓝本,当场临摹一幅。阿曼甘先生欣然允诺。他在我们的搀扶下移步到墙壁,用双手慢慢地触摸黄杨木雕刻护墙板。少顷,他回到座位,取出画板、铅笔,熟练地将画纸夹在画板上,右手握铅笔,左手在画纸上上上下下反复比划了多次,就开始了“临摹”作画。只见他的左手手指不停地在纸上触摸,右手的铅笔紧贴左手手指在纸上缓缓移动,手指触摸到哪里,线条也慢慢地延伸到哪里。不一会,大概七八分钟吧,一株盛开的牡丹花就展现在纸上,就连牡丹花的叶子都与黄杨木雕刻的一模一样,真是神奇极了!在场的人们又一次将热烈的掌声送给眼前这位年

近六十的盲人画家。

在阿曼甘先生作画时,我发现他垫在画纸下面的画板有些特别,就礼貌地问阿曼甘:“可以看看您的画板吗?”阿曼甘笑着连声说“可以,可以。”我接过画板观察,发现画板粗看很普通,与文具店里卖的那种带夹子的画板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一看,发现了画板的奥妙所在。原来固定画纸的铁夹子正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再一看画板的底部中间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圆孔,若将上下两个圆孔连成一线,就成了一条无形的垂直中心线。原来阿曼甘先生就是依靠手指不停地触摸画板上两端的小孔,来测定画面的布局和运笔的方位。阿曼甘使用的画板也不是一块普通的硬板,木板上面涂有一层薄薄的塑胶,用力挤压,还能略微感知到有稍许弹性。把纸夹在画板上,铅笔稍用力运笔,画纸上就留下一条浅

浅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能觉察的压痕。阿曼甘就是凭着灵敏的触觉,感知这条常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压痕,熟练地画出许许多多妙不可言的图画来的。怪不得阿曼甘在画画时,左手手指不停地触摸画纸,右手的笔尖始终紧贴左手的食指移动,一笔一笔慢慢地将记忆在大脑里的框架,变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那么,阿曼甘先生先天失明,毫无颜色感知能力,他的彩色画又是怎么画成的呢?阿曼甘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一生下来就生活在黑暗中,不分白昼黑夜,两眼漆黑,因此也不知道颜色是什么样。学会画画后,听别人说彩色的好看,我就想画彩色画。于是平时就经常向周围的明眼人询问,日常接触的事物是什么颜色,并把它记在脑子里。问一遍记不牢,就多问几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慢慢就掌握了一些事物基本颜色搭配的本领。经过反反复复数十年的强制记忆,脑海里已经积累了不少事物的颜色,并能在美术创作中应用。

阿曼甘先生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我国的一句古训: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